

# 昔日忙炼“铜墙铁壁”，今朝修得“芯屏器合”

## 安徽制造业快速发展透视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王正忠、程士华、汪奥娜、董雪）新兴产业多点开花“盆景变风景”，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老树发新枝”。安徽省近年来实施一系列制造强省的政策措施，狠抓科技创新、技术改造、智能制造等工作，工业经济呈现规模、速度、质量不断优化，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 新兴产业多点开花“盆景变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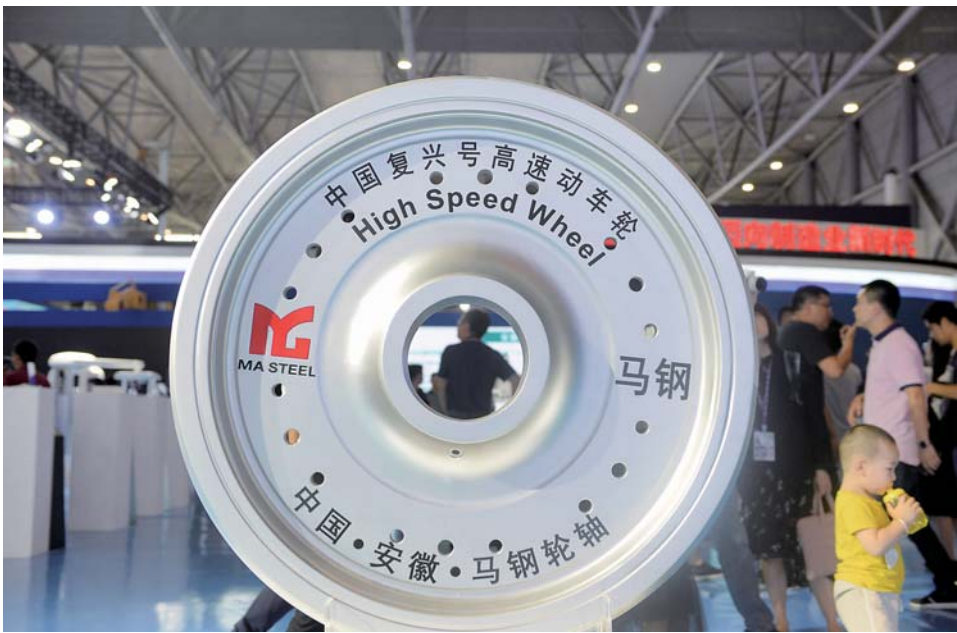
国产 DRAM(动态存储芯片)领军企业，世界最大的新型液晶平板生产基地，六轴工业机器人产量全国首位，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国 13%，智能手环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这些数据表明，快速发展壮大的新兴产业正成为安徽制造的新名片。

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阮华彪认为，以往谈起安徽，最先想到的是马鞍山的钢铁、铜陵的铜矿等，安徽经济的“铜”墙“铁”壁，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很高。如今，这一标签正被“芯”“屏”“器”“合”替代，即芯片、显示屏、装备制造及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

在合肥高新区，丰创光罩全自动洁净室里的生产线正有序运行。今年 4 月，这个由全球商用光罩巨头美国福尼克斯集团投建的项目投产，这是中国首条 10.5 代平板显示光罩生产线。

在合肥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的磁吸作用下，许多先进制造企业纷至沓来，丰创光罩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出货量全球第一的京东方显示屏，国内 OLED 市占率第一的维信诺，彩虹、康宁双玻璃基板，先导、江丰、拓吉泰三大靶材制造基地等。

继平板显示产业后，安徽集成电路产业也迎来跳跃式发展。以长鑫存储为龙头，合肥拥有集成电路企业 200 余家，形成涵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的全产业链，成为全国少数几个拥有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城市。比如，位居全球前五的晶圆制造企业力晶科技，国内封装企业龙头通富微电，联发科技全



▲ 9 月 20 日，马钢集团生产的中国复兴号高速动车轮在 2019 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展出。  
新华社发（黄博涵摄）

球第二大研发中心，纷纷落户合肥。

“长鑫存储填补了国内 DRAM 芯片的空白，并有望挑战美国、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合肥市半导体行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陶鸿说，DRAM 芯片是全球半导体市场需求最大的单品，去年全球销售额达到 800 亿美元。合肥长鑫的突破，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带动效果，会在中国半导体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芜湖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上，一只只机械手臂伸直、抓取、翻转，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埃夫特总工程师游玮介绍，埃夫特起步于奇瑞汽车设备部，十多年时间里，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其技术难度最高、应用最广的六轴关节型工业机器人，

在自主品牌中销量全国第一。

### 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老树发新芽”

在技术工艺革新、信息技术融合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引导下，安徽省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记者近日在荣事达智能工厂中看到，主人通过指纹锁打开家门后，灯光、音乐、窗帘自动打开。语音管家接收指令后，客厅大灯应声而亮。智能茶几就像是个大型 iPad，可下象棋、放音乐，主人还可通过触控屏幕控制其他智能单品。

“产品的智能化，生产制造的自动化，是家电业升级的两个特点。”安徽省经信厅消费

# 中美经贸副部级磋商在华盛顿举行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0 日电 9 月 19 日至 20 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华盛

顿举行副部级磋商，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了建设性的讨论。双方还认真

讨论了牵头人 10 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具体安

排。双方同意将继续就相关问题保持沟通。



员会公布的最新公屋轮候数字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公屋申请数量共 25.61 万宗，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 5.4 年。

基层市民的生活压力并不止于住房。对于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市民来说，找一份收入稳定、有前途的工作并不容易。

40 多岁的林先生多年来一直在为生计而苦恼，虽然他在内地和香港都工作过，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但平日里还是只能到处寻找零工做，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挣 1000 多港元，但是也会好几天没有活干。靠着平均 2 万港元的月收入，林先生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65 岁的贞姐曾是一家服装厂品控主任，几年前为筹集养老金，以 190 万港元卖掉了油麻地街市的房子，孤身一人租住在不足 15 平方米的斗室里。租金节节攀高，日用品也越来越贵，贞姐已经花掉了养老金的一半，整日里忧心忡忡。

对于经济上无法自足的贫穷市民，特区政府推出综合保障援助计划（简称综援）等保障制度，此外还有针对老人的长者生活津贴等多种补助。但像贞姐这样有一定积蓄，不符合申请福利条件的市民，尽管年事已高，仍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香港有 49.5 万老年人被界定为贫困人口，65 岁以上长者的贫困率更是高达 44.4%。受生计所迫，很多人退休后不得不重返劳动市场。数据显示，65 至 69 岁的劳动人口参与率达到 22.6%。

### 同一个城市，不同的香港

与数百万基层市民的艰辛生活形成强烈反差，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人却过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生活。

在浅水湾、太平山等别墅区，有每平方米上百万港元、总面积上千平方米的豪宅，住户在自家阳台上能欣赏日出日落，海滨沙滩近在咫尺。而在那些为生计辛苦奔波的市民身

边，就是数不清的奢侈品店，动辄数十万港元一餐的顶级餐厅，以及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用“被平均”来形容广大香港市民的处境最为合适。2018 年，香港人均 GDP 超过 38 万港元，稳居世界前 20 名，高于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经济体。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去年 11 月公布的报告显示，香港贫困人口攀升至 137.66 万，贫穷率达到 20.1%。2016 年，香港基尼系数为 0.539，较 2011 年的 0.537 上升 0.002，创 45 年来新高，也远高于 0.4 的警戒线。

“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极其严重，普通市民看不到前途，这已成为当地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香港经济学会顾问刘佩琼说。

香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并非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数十乃至上百年间，香港的经济治理模式、土地政策、产业结构变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香港是璀璨的“东方之珠”，但是自身的经济结构却存在巨大隐忧。高薪的金融及保险业只提供 7% 的就业岗位，雇佣劳动力最多的零售、旅游等行业往往收入微薄，无法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如今，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鼓励发展的制造业，在香港仅占 GDP 的 1% 左右。

贞姐就是由于制造业的消失，而在退休后失去了谋生途径。林先生也代表了众多香港普通市民，由于无法进入高端行业，就只能从事薪水微薄的基层岗位，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由于资源高度集中在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少部分利益相关者迅速积累财富，但绝大多数香港市民无法享受发展带来的红利。”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说。

如此不公的局面却难以改变，究其原因，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范博宏认为，从港英时代一直沿袭至今的“小政府、大市场”的公共治理模式是原因之一。



▲ 一名老人在香港鲗鱼涌收集废品（9 月 18 日摄）。  
▲ 在香港鲗鱼涌，一名老人买菜后回家（9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卢烨摄

香港在过去数十年间奉行的“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虽有助于吸引企业投资兴业，但也缺乏对经济的主导力，在面临外部环境变迁、市场调控失效时，很难推动经济结构改革，扭转困境。“特区政府并不掌握核心资源，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主导产业发展的能力，尤其是直接投资促进科技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能力并不足。”梁海明说。

### 凝聚共识，寻找出路

贫富差距问题根源复杂、解决不易，包含很多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不仅需要特区政府提高政府管治水平，还需要全社会都认识到只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香港才能保持繁荣稳定的局面，从而凝聚各界智慧和力量，共同努力思考和探寻解决之道。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特区政府应该更加坚定履行职责，在经济民生发展领域积极施政，要有勇气和担当，把政策和资源向中下层市民倾斜。”范博宏说。

多位经济学家同时指出，香港本地市场体量小，想要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局，更重要的是寻求外部的合作契机，为内部经济转型寻找突破口。

“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外窗口，香港能有今日的繁荣景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发挥了今日和世界之间的桥梁作用，而非仅仅是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的功劳。”范博宏强调，香港未来更应该密切和内地的联系，寻求更大的支持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不少敏锐的香港青年人已经发现，其实机遇就藏在身边。30 岁的阿豪毕业后一直从事设计工作，他对记者说，希望把业务拓展到内地市场，解决面临的经营难题。“香港本地设计师的市场仍以香港为主，但这里成本高昂、产量小、卖得少，设计师挣得也少，根本难以维继。”他计划和内地设计师加强合作，在大湾区寻找发展机会。

香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拥有包括科研实力和国际人才在内的很多优势，完全有机会重新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找回制造业的荣光，并且作为沟通中外的桥梁，香港背靠祖国强大后盾，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参与采写：赵瑞希、白旭、姚远）

新华社记者

自 6 月香港出现暴力违法事件以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恐怕是西方政客里上蹿下跳忙得最欢的人之一。日前，佩洛西又在华盛顿频频窜访的“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之流，并对他们的祸港行为“大加赞赏”，极尽怂恿之能事。

这不是佩洛西第一次在香港问题上鼓噪。当香港发生游行示威，佩洛西称之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对于“乱港”分子肆意破坏香港社会秩序、践踏法律，她选择失明与“同情”；对于香港警方最大克制的正常执法，她大肆诋毁甚至恫吓。她还兴风作浪，鼓动在美国国会搞所谓“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一段时间以来，佩洛西等政客打着所谓“人权”“民主”“自由”之类的幌子蒙蔽世人，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的违法暴力行为站台撑腰，肆无忌惮地发表种种乱港言论，唯恐天下不乱。究其本质，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违背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地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佩洛西把自己打扮成“卫道士”的模样，过足了“仲裁者”的瘾，入戏还很深。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佩洛西等西方政客强势介入香港问题，其目的并不是真正关心香港人民福祉，而是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破坏“一国两制”、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牵制中国发展。

就其个人而言，佩洛西如此这般的上蹿下跳，恰恰是其反华底色的大暴露。佩洛西进入美国国会以来，在重大涉华立法上，一贯投票反对中国。她曾就所谓中国人权、武器销售、西藏等问题屡屡鼓噪反对中国，乐此不疲。让中国人民印象深刻的，是 2008 年佩洛西曾带头煽动抵制北京奥运会，只不过没多少人买她的账。

佩洛西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大搞人权双重标准的丑恶嘴脸。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1987 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就在其当选众议员 4 年多后，加州洛杉矶和其他一些城市因种族冲突事件发生大规模暴力骚乱事件。当时，加州和联邦政府动用了万名国民警卫队、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兵力恢复秩序，抓捕数千人。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佩洛西的眼皮下，但并没有见她接见和鼓动骚乱组织者，也没见她推动国会通过什么“涉洛杉矶”决议案。

还有，2011 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警察向示威者喷辣椒水、发射橡皮子弹，也没有见佩洛西出面谴责警方执法……请问佩洛西，这些时候，你的“道德权威”与“正义感”到哪里去了？

鼓噪也好，怂恿也罢，佩洛西等西方政客伸向香港的黑手注定落空。“乱港分子”挟洋自重、认贼作父的丑恶行径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唾弃。历史一再证明，与西方反华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不会有好下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比任何国家都希望香港能早日回归稳定和宁静，也完全有能力让香港有更加光明、繁荣的发展前途。香港事务不需要外人瞎操心。任何妄想在香港制造混乱、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奉劝佩洛西女士，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来干预香港事务，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涉港议案，立即停止为香港暴力激进势力和“港独”分裂分子站台。若继续一意孤行，助纣为虐，必将被亿万中国人民所不齿。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1 日电

# 为什么不搬离中国？

## 一家美企高管有本账

新华社美国博尔德 9 月 20 日电（记者高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设计、在中国制造，是美国户外运动服装品牌克里姆森-克洛弗公司成长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该公司在中国有四家合作工厂，95% 的产品产自中国。但自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多轮关税以来，公司发展前景阴云密布。

克里姆森-克洛弗公司首席运营官盖尔·罗斯和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达·斯温森都对贸易摩擦忧心忡忡。罗斯今年 6 月代表美国小企业和户外运动用品产业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证，强烈反对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一些人提议把生产链转移回中国以避开高额关税。然而，如果离开中国，搬到哪里去？罗斯日前在博尔德总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算了一笔经济账。

罗斯说，公司首先在罗马尼亚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调研，与当地生产商接洽，结果发现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具有良好的生产条件和高性价比。

接着，搬去南美生产的方案也被否定了。斯温森说：“中国人非常守约。在南美的地方，比如他们答应你周二发货，周四能发货就不错了。但中国人说哪天就是哪天。”

今年 5 月之前，公司曾考虑将生产转移至墨西哥。然而这一方案在美国宣布自 6 月 10 日起对所有墨西哥输美商品加征 5% 关税后被否定了。罗斯说：“企业生产需要稳定的政策环境。虽然后来美国政府又宣布取消对墨西哥加征关税，但我们这些企业经不住这种‘惊吓’。”

曾经，罗斯也认真考虑了美国政府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号召。她说：“今年 5 月 10 日，美国宣布对中国价值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在这一轮清单上。因此我们下定决心，试一试把产品转回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来生产。”

然而，在询问了许多丹佛制造商之后，得到的答复是：有生产能力，但中国 4 个月就能完成的事情，他们要 12 个月。“从此，我们就断了（将生产搬离中国的）念头。”罗斯说。

罗斯指出，作为品牌方，大家都知道，把生产转移回美国需要时间和资源以及政府支持。比如政府提供相应小额贷款来建设基础设施、加快生产转移进度。“我们不可能花一年时间来等着新工厂建好。政府光是动动嘴皮子就要制造业回流美国，是不现实的。”她说。

至于能否把生产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罗斯指出，大规模转移生产链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起码要两年时间，而且一些国家产品的质量目前也难以达到中国制造的产品的水平。

“我们的核心业务仍将留在中国，我们在中国的合作工厂是值得信赖的长期伙伴。”罗斯说。